

国学经典

# 南北史演义

珍藏版



蔡东藩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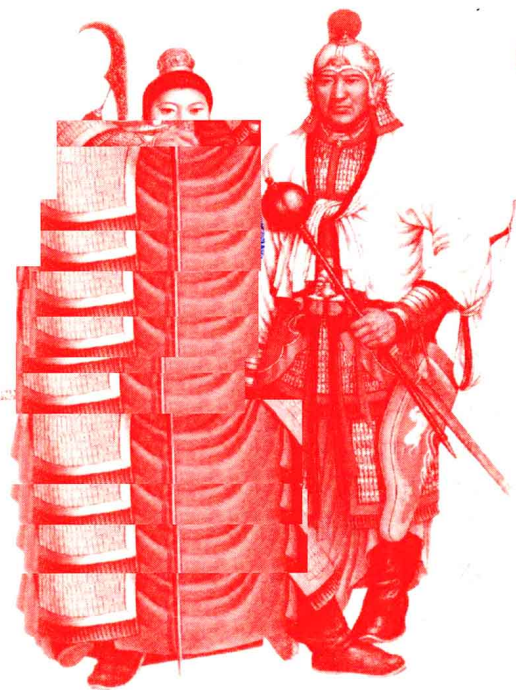
《南北史演义》为民國蔡东藩在“演义救國”思想指导下創作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之一，叙述了南北朝一百七十年間由分裂到对峙统一的史实，观点平实，内容丰富，论述有法，用語雅洁，自評自注，理趣兼备，洵为通俗史著的经典。

汉晋以降，外族渐次来华，杂居内地。嗣是五胡十六国，迭为兴替。后来弱肉强食，彼吞此并，辗转推迁，又把十六国土宇，浑合为一大国，叫作北魏。后来北魏又起内讧，东西分裂，无暇顾及江南，所以江南尚得保全。及东魏改为北齐，西魏改为北周，西土又分作为三分，周最强，齐为次，江南最弱。鼎峙了好几年，齐为周并，江南但保留十分之二。险些儿要尽属北周了。就中出了一个大学相杨坚篡了周室，复并江南，既受周禅又灭陈氏，居然统一中原，合并南北。

国学经典

# 南北史演义

珍藏版



蔡东藩编

《南北史演义》为民国蔡东藩在《清史演义》创作的基础上，参照历史公说之一，叙述南北朝一百七十年间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。观点平实，内容丰富，叙述有法，用语雅洁，自序自跋，理趣兼备，实为通俗史著的经典。

汉晋以降，外族渐次来华，杂居内地，嗣是五胡十六国，迭为兴替，后来弱肉强食，彼此兼并，辗转推迁，又把十六国土宇，浑合为一大国，即作北魏。后来北魏又起内讧，东分西裂，无暇顾及江南，所以江南尚得保全。及东魏改为北齐，西魏改为北周，西土又分作三，周最强，齐为次，江南最弱。鼎峙了好几年，齐为周并，江南但保固土分之二，给些次要小国，北周了。就中出了一个大丞相杨坚篡了周室，复并江南，既受周宇文氏氏，居然统一中原，台并南北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北史演义/蔡东藩编. —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5601-6758-9

I. ①南... II. ①蔡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46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6606 号

---

书 名: 南北史演义  
作 者: 蔡东藩  
责 任 编 辑: 王世林  
责 任 校 对: 王世林  
封 面 设 计: 揽胜视觉  
出 版 发 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: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 
邮 编: 130021  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499826  
网 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  
E-mail: [jlup@mail.jlu.edu.cn](mailto:jlup@mail.jlu.edu.cn)  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 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: 28  
字 数: 350 千字  
版 次: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601-6758-9  
定 价: 39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前言

子與氏有言曰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春秋，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。”夫孔子惧乱贼，乱贼亦惧孔子。则信乎一字之贬，严于斧钺，而笔削之功为甚大也。春秋以降，乱贼之迭起未艾，厥惟南北朝，宋武为首恶，而齐而梁而陈，无一非篡弑得国，悖入悖出，忽兴忽亡，索虏适起而承其敝，据有北方，历世十一，享国至百七十余年。合东西二魏在内。夷狄有君，诸夏不如，可胜慨哉！至北齐，北周，篡夺相仍，盖亦同流合污，骏驳乎为乱贼横行之世矣。隋文以外戚盗国，虽得混一南北，奄有中华，而冥罚所加，躬遭子祸，阿弑君父，贼弟兄，淫燕无度，卒死江都，夏桀、商辛不是过也。二孙倏立倏废，甚至布席礼佛，愿自今不复生帝王家，倘非乃祖之貽殃，则孺子何辜，乃遽遭此惨报乎？然则隋之得有天下，亦未始非过渡时代，例以旧史家正统之名，隋固不得忝列也。沈约作宋书，萧子显作齐书，姚思廉作梁、陈二书，语多回护，讳莫如深，沈与萧为梁人，投鼠忌器，尚有可原；姚为唐臣，犹曲讳梁、陈逆迹，岂以唐之得国，亦仍篡窃之故智与？抑以乃父察之曾仕梁、陈乃不忍直书与？彼夫崔浩之监修魏史，直书无隐，事未藏而身死族夷。旋以谄谀狡佞之魏收继之，当时号为“秽史”，其不足征信也明甚。北齐书成于李百药，北周书成于令狐德芬，率尔操觚，徒凭两朝之记录，略加删润，于褒贬亦无当焉。隋书辑诸唐臣之手，而以魏征标名。魏以直臣称，何以张衡传中，不及弑隋文事，明明为乱臣贼子，而尚曲讳之，其余何足观乎？若李延寿之作南、北史，本私家之著述，作官书上旁参，有此详而彼略者，有此略而彼详者，兹姑不暇论其得失，但以隋朝列入北史，后人或讥其失宜，窃谓春秋用夷礼则夷之，李氏固犹此意也。嗟乎！乱臣贼子盈天下，即幸而牢笼九有，囊括万方，亦岂真足光耀史乘流传后世乎哉？本编援李氏南、北史之例，拾摭事实，演为是书；复因年序之相关，合南北为一炉，融而冶之，以免阅者之对勘，非敢谓是书之作，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后尘。但阅正史者，常易生厌，而览小说者不厌求详，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，每书一出，辄受阅者欢迎，得毋以辞从浅近，迹异虚诬，就令草草不工，而于通俗之本旨，固尚不相悖者与！抑尤有进者，是书于乱贼之大防，再三致意，不为少讳。值狂澜将倒之秋，而犹欲扬汤止沸，鄙人固不敢出此也。若夫全书之体例，已数见前编之各历史演义中，兹姑不赘云。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，古越蔡东藩自叙于临江书舍。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..... (1)
- 第 二 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..... (5)
- 第 三 回 伐燕南冒险成功 捍东都督兵御寇 ..... (9)
- 第 四 回 毁贼船用火破卢循 发军函出奇平谯纵 ..... (13)
- 第 五 回 捣洛阳秦将败没 破长安姚氏灭亡 ..... (18)
- 第 六 回 失秦土刘世子逃归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..... (22)
- 第 七 回 弑故主冤魂索命 丧良将胡骑横行 ..... (26)
- 第 八 回 废管阳迎立外藩 反江陵惊闻内变 ..... (31)
- 第 九 回 平谢逆功归檀道济 入夏都击走赫连昌 ..... (35)
- 第 十 回 逃将军弃师中虏计 亡国后侑酒作人奴 ..... (40)
- 第 十一回 破氏帅收还要郡 杀司空自坏长城 ..... (44)
- 第 十二回 燕王弘投奔高丽 魏主焘攻克姑臧 ..... (48)
- 第 十三回 捕奸党殷景仁定谋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..... (53)
- 第 十四回 陈参军立栅守危城 薛安都用矛刺虏将 ..... (57)
- 第 十五回 聘辩词张畅报使 贻洩溺臧质复书 ..... (62)
- 第 十六回 永安官魏主被戕 含章殿宋帝遇弑 ..... (66)
- 第 十七回 发寻阳出师问罪 克建康枭恶锄奸 ..... (70)
- 第 十八回 犯上兴兵一败涂地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..... (75)
- 第 十九回 发雄师惨屠骨肉 备丧具厚葬妃嫔 ..... (79)
- 第 二十回 狎姑姊宣淫鸾掖 辱诸父戏宰猪王 ..... (83)
- 第二十一回 戕暴主湘东正位 讨宿孽江右鏖兵 ..... (88)
- 第二十二回 扫逆藩众叛荡平 激外变四州沦陷 ..... (92)
- 第二十三回 杀弟兄宋帝滥刑 好佛老魏主禅统 ..... (97)
- 第二十四回 江上堕谋亲王授首 殿中醉寝狂竖饮刀 ..... (101)
- 第二十五回 讨权臣石头殉节 失镇地栢林丧身 ..... (106)

# 南北史演义

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六回 | 篡宋祚废主出官  | 弑魏帝淫姬专政  | (111) |
| 第二十七回 | 膺帝策父子相继  | 礼名贤昆季同心  | (116) |
| 第二十八回 | 造孽缘孽儿自尽  | 全愚孝愚主终丧  | (120) |
| 第二十九回 | 萧昭业喜承祖统  | 魏孝文计徙都城  | (125) |
| 第三十回  | 上淫下烝丑传官掖 | 内应外合刃及殿庭 | (129) |
| 第三十一回 | 杀诸王宣城肆毒  | 篡宗祚海陵沉冤  | (133) |
| 第三十二回 | 假仁袭义兵达江淮 | 易后废储衅传河洛 | (138) |
| 第三十三回 | 两国交兵齐师屡挫 | 十王骈戮萧氏相残 | (142) |
| 第三十四回 | 齐嗣主临丧笑秃鹫 | 魏淫后流涕陈巫盅 | (147) |
| 第三十五回 | 泄密谋二江授首  | 遭主忌六贵洊诛  | (151) |
| 第三十六回 | 江夏王通叛亡身  | 潘贵妃入宫专宠  | (155) |
| 第三十七回 | 杀山阳据城传檄  | 立宝融废主进兵  | (159) |
| 第三十八回 | 张欣泰败谋罹重辟 | 王珍国惧祸弑昏君 | (163) |
| 第三十九回 | 谏远色王茂得娇娃 | 窃大宝萧衍行弑逆 | (168) |
| 第四十回  | 萧宝夤乞师伏虏阙 | 魏邢峦遣将夺梁州 | (172) |
| 第四十一回 | 弟子與尸溃师洛口 | 将帅协力战胜鍾离 | (176) |
| 第四十二回 | 诬通叛魏宗屈死  | 图规复梁将无功  | (181) |
| 第四十三回 | 充华产子嗣统承基 | 母后临朝穷奢极欲 | (185) |
| 第四十四回 | 筑淮堰梁皇失计  | 害清河胡后被幽  | (189) |
| 第四十五回 | 宣光殿省母启争端 | 沃野镇弄兵开祸乱 | (194) |
| 第四十六回 | 诛元爱再逞牝威  | 拒葛荣轻罹贼网  | (198) |
| 第四十七回 | 萧宝夤称尊叛命  | 尔朱荣抗表兴师  | (203) |
| 第四十八回 | 丧君有君强臣谢罪 | 因敌攻敌叛王入都 | (207) |
| 第四十九回 | 设伏甲定谋除恶  | 纵轻骑入阙行凶  | (211) |
| 第五十回  | 废故主迎立广陵王 | 煽众兵声讨尔朱氏 | (216) |
| 第五十一回 | 战韩陵破灭子弟军 | 入洛宫淫烝大小后 | (220) |
| 第五十二回 | 梁太子因忧去世  | 贺拔岳被赚丧身  | (225) |
| 第五十三回 | 违君命晋阳兴甲  | 谒行在关右迎銮  | (229) |
| 第五十四回 | 饮官中魏主遭鸩毒 | 陷泽畔寔泰死战场 | (233) |
| 第五十五回 | 用少击众沙苑交兵 | 废旧迎新柔然纳女 | (237) |
| 第五十六回 | 战邙山宇文泰败溃 | 幸佛寺梁主衍舍身 | (241)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五十七回 | 责贺琛梁廷草敕  | 防侯景高氏留言  | (246) |
| 第五十八回 | 悍高澄殴禁东魏主 | 智慕容计擒萧渊明 | (250) |
| 第五十九回 | 纵叛贼朱异误国  | 却强寇羊侃守城  | (254) |
| 第六十回  | 援建康韦粲捐躯  | 陷台城梁武用计  | (258) |
| 第六十一回 | 困梁宫君王饿死  | 攻湘州叔侄寻仇  | (263) |
| 第六十二回 | 取公主侯景胁君  | 篡帝祚高洋窃国  | (267) |
| 第六十三回 | 陈霸先举兵讨逆  | 王僧辩却贼奏功  | (272) |
| 第六十四回 | 弑梁主大憨行凶  | 裔侯贼庶支承统  | (276) |
| 第六十五回 | 杀季弟特遣猛将军 | 鸩故主兼及亲生女 | (280) |
| 第六十六回 | 陷江陵并戕梁元帝 | 诛僧辩再立晋安王 | (284) |
| 第六十七回 | 擒敌将梁军大捷  | 逞淫威齐主横行  | (289) |
| 第六十八回 | 宇文护挟权肆逆  | 陈霸先盗国称尊  | (293) |
| 第六十九回 | 讨王琳屡次交兵  | 谏高洋连番受责  | (297) |
| 第七十回  | 戮勋戚皇叔篡位  | 溺懿亲悍将逞谋  | (301) |
| 第七十一回 | 遇强暴故后被污  | 违忠谏逆臣致败  | (306) |
| 第七十二回 | 遭主嫌侯安都受戮 | 却敌军段孝先建功 | (310) |
| 第七十三回 | 背德兴兵周师再败 | 揽权夺位陈主被迁 | (314) |
| 第七十四回 | 暉奸人淫后杀贤王 | 信刁媼昏君戮胞弟 | (319) |
| 第七十五回 | 斛律光遭谗受害  | 宇文护稔恶伏诛  | (323) |
| 第七十六回 | 选将才独任吴明彻 | 含妒意特进冯小怜 | (327) |
| 第七十七回 | 韦孝宽献议用兵  | 齐高纬挈妃避敌  | (332) |
| 第七十八回 | 陷晋州转败为胜  | 擒齐主取乱侮亡  | (336) |
| 第七十九回 | 老将失谋还师被虏 | 昏君嗣位惨戮沈冤 | (341) |
| 第八十回  | 宇文妇醉酒失身  | 尉迟公登城誓众  | (345) |
| 第八十一回 | 失邺城皇亲自刎  | 篡周室勋戚代兴  | (350) |
| 第八十二回 | 挥刀遇救逆弟败谋 | 酣宴联吟艳妃专宠 | (354) |
| 第八十三回 | 长孙晟献谋制突厥 | 沙钵略稽首服隋朝 | (359) |
| 第八十四回 | 设行省遣子督师  | 避敌兵携妃投井  | (363) |
| 第八十五回 | 据湘州陈宗殉国  | 抚岭表冼氏平蛮  | (368) |
| 第八十六回 | 反罪为功筑宫邀赏 | 寓剿于抚徙虏实边 | (372) |
| 第八十七回 | 恨妒后御驾入山乡 | 谋夺嫡计臣赂朝贵 | (376)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八十八回 | 太子勇遭谗被废  | 庶人秀幽锢蒙冤  | ..... | (381) |
| 第八十九回 | 侍病父密谋行逆  | 烝庶母强结同心  | ..... | (385) |
| 第九十回  | 攻并州分遣兵戎  | 幸洛阳大兴土木  | ..... | (389) |
| 第九十一回 | 促蛾眉宣华归地府 | 驾龙舟炀帝赴江都 | ..... | (394) |
| 第九十二回 | 巡塞北厚抚启民汗 | 幸河西穷讨吐谷浑 | ..... | (398) |
| 第九十三回 | 端门街陈戏示番夷 | 观澜亭献诗逢鬼魅 | ..... | (403) |
| 第九十四回 | 征高丽劳兵动众  | 溃萨水折将丧师  | ..... | (407) |
| 第九十五回 | 杨玄感兵败死穷途 | 斛斯政拘回遭惨戮 | ..... | (411) |
| 第九十六回 | 犯乘輿围攻紫寨  | 造迷楼望断红颜  | ..... | (416) |
| 第九十七回 | 御苑赏花巧演古剧 | 隋堤种柳快意南游 | ..... | (421) |
| 第九十八回 | 麻叔谋罪发受金刀 | 李玄邃谋成建帅府 | ..... | (425) |
| 第九十九回 | 迫起兵李氏入关中 | 囑献书矮奴死阙下 | ..... | (430) |
| 第一百回  | 弑昏君隋家数尽  | 鸩少主杨氏凶终  | ..... | (434) |

## 第一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

世运百年一大变，三十年一小变，变乱是古今常有的事情，就使圣帝明王，善自贻谋，也不能令子子孙孙，万古千秋的太平过去，所以治极必乱，盛极必衰，衰乱已极，复治复盛，好似行星轨道一般，往复循环，周而复始。一半是关系人事，一半是关系天数，人定胜天，天定亦胜人，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。但我中国数千万里疆域，好几百兆人民，自从轩辕黄帝以后，传至汉、晋，都由汉族主治，凡四裔民族，僻居遐方，向为中国所不齿，不说他犬羊贱种，就说他虎狼遗性，最普通的赠他四个雅号，南为蛮，东为夷，西为戎，北为狄。这蛮夷戎狄四种，只准在外国居住，不许他闯入中原，古人称为华夏大防，（便是此意。界划原不可不严，但侈然自大，亦属非是。）

汉、晋以降，外族渐次来华，杂居内地，当时中原主子，误把那怀柔主义，待遇外人，因此藩篱自辟，防维渐弛，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内，以生以育，日炽日长，涓涓不塞，终成江河，为虺勿摧，为蛇若何。嗣是五胡十六国，迭为兴替，害得荡荡中原，变做了一个胡虏腥膻的世界。后来弱肉强食，彼吞此并，辗转推迁，又把十六国土宇，浑合为一大国，叫作北魏。北魏势力，很是强盛，查起他的族姓，便是五胡中的一族，其时汉族中衰，明王不作，只靠了南方几个枭雄，抵制强胡，力保那半壁河山，支持危局，我汉族的衣冠人物，还算留贻了一小半，免致遍地沦胥，无如江左各君，以暴易暴，不守纲常，不顾礼义，你篡我窃，无父无君，扰扰百五十年，易姓凡三，历代凡四，共得二十三主，大约英明的少，昏暗的多，（评论确当。）反不如北魏主子，尚有一两个能文能武，（武指太武帝焘，文指孝文帝宏。）经营见方，修明百度，扬武烈，兴文教，却具一番振作气象，不类凡庸。他看得江左君臣，昏淫荒唐，未免奚落，尝呼南人为枭夷，（易华为夷，无非自取。）南人本来自称华胄，当然不肯忍受，遂号北魏为索虏。口舌相争，干戈继起，往往因北强南弱，累得江、淮一带，烽火四逼，日夕不安。幸亏造化小儿，巧为播弄，使北魏亦起内讧，东分西裂，好好一个魏国，也变做两头政治，东要夺西，西要夺东，两下里战争未定，无暇顾及江南，所以江南尚得保全。可惜昏主相仍，始终不能展足，局促一隅，苟延残喘。及东魏改为北齐，西魏改为北周，中土又作为三分，周最强，齐为次，江南最弱，鼎峙了好几年，齐为周并，周得中原十分之八，江南但保留十分之二，险些儿要尽属北周了。就中出了一位大丞相杨坚，篡了周室，复并江南，其实就是仗着北周的基业，不过杨系汉族，相传为汉太尉杨震后裔，忠良遗祚，足孚物望；更兼以汉治汉，无论南北人民，统是一致翕服，龙角当头，王文在手，（均见后文。）既受周禅，又灭陈氏，居然统一中原，合并南北。当时人心归附，乱极思治，总道是天下大定，从此好安享太平，哪知他外强中干，受制帷帘，阿么炀帝小名。小丑，计夺青宫，甚至弑君父，杀皇兄，杀庶母，骄恣似苍梧，（宋主昱。）淫荒似东昏，（齐主宝卷。）愚蔽似湘东，（梁主绎。）穷奢极欲似长城公，（陈主叔宝。）凡江左四代亡国的覆辙，无一不蹈，所有天知、地知、人知、我知的祖训，一古脑儿撇置脑后，衣冠禽兽，牛马裾襟，遂致天怒人怨，祸起萧墙，好头颅被人斫去，徒落得身家两败，社稷沦亡；妻妾受人污，子弟遭人害，闹



得一塌糊涂，比宋、齐、梁、陈末世，还要加几倍扰乱。咳！这岂真好算做混一时代么？小子记得唐朝李延寿，撰南北史各一编，宋、齐、梁、陈属南史，魏、齐、周、隋属北史，寓意却很严密，不但因杨氏创业，是由北周蝉蜕而来，可以属诸北史，就是杨家父子的行谊，也不像个治世真人，虽然靠着—时侥幸，奄有南北，终究是易兴易衰，才经—传，便尔覆国，这也只好视作闰运，不应以正统相待。（独具只眼。）小子依例演述，摹仿说部体裁，编成—部《南北史通俗演义》，自始彻终，看官听着，开场白已经说过，下文便是南北史正传了。（虚写一段，已括全书大意。）

且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，江南丹徒县地方，生了一位乱世的枭雄，姓刘名裕字德舆，小字叫作寄奴，他的远祖，乃是汉高帝弟楚元王交。交受封楚地，建国彭城，子孙就在彭城居住。及晋室东迁，刘氏始徙居丹徒县京口里。东安太守刘靖，就是裕祖，郡功曹刘翹，就是裕父，自从楚元王交起算，传至刘裕，共历二十一世。裕生时适当夜间，满室生光，不啻白昼；偏偏婴儿堕地，母赵氏得病暴亡，乃父翹以生裕为不祥，意欲弃去，还亏有一从母，怜惜侄儿，独为留养，乳哺保抱，乃得生成。翹复娶萧氏女为继室，待裕有恩，勤加抚字，裕体益发育，年未及冠，已长至七尺有余。会翹病不起，竟致去世，剩得—对嫠妇孤儿，凄凉度日，家计又复萧条，常忧冻饿。裕素性不喜读书，但识得几个普通文字，便算了事；平日喜弄拳棒，兼好骑射，乡里间无从施技；并因谋生日亟，不得已织屨易食，伐薪为炊，劳苦得了不得，尚且饕餮鲜腥，饥饱未匀；惟奉养继母，必诚必敬，宁可自己乏食，不使甘旨少亏。（揭出孝道，借古风世。）—日，游京口竹林寺，稍觉疲倦，遂就讲堂前假寐。僧徒不识姓名，见他衣冠褴褛，有逐客意，正拟上前呵逐，忽见裕身上现出龙章，光呈五色，众僧骇异得很，禁不住哗噪起来。裕被他惊醒，问为何事？众僧尚是瞧着，交口称奇。及再三诘问，方各述所见。裕微笑道：“此刻龙光尚在否？”僧答言：“无有。”裕又道：“上人休得妄言！恐被日光迷目，因致幻成五色。”众僧不待说毕，—齐喧声道：“我等明明看见五色龙，罩住尊体，怎得说是日光迷目呢？”裕亦不与多辩，起身即行。既返家门，细思众僧所言，当非尽诬，难道果有龙章护身，为他日大贵的预兆？左思右想，忐忑不定。到了黄昏就寝，还是狐疑不决，辗转反侧，蒙眬睡去。似觉身旁果有二龙，左右蟠着，他便跃上龙背，驾龙腾空，霞光绚彩，紫气盈途，也不识是何方何地，—任龙体游行，经过了许多山川，忽前面笼着—道黑雾，很是阴浓，差不多似天地晦冥—般，及向下倚瞩，却露着—线河流，河中隐隐现出黄色，（黑气隐指北魏，河中黄色便是黄河，宋初尽有河南地，已兆于此。）那龙首到了此处，也似有些惊怖，悬空—旋，堕落河中。裕骇极欲号，—声狂呼，便即惊觉，开眼四瞧，仍然是一张敝床，惟案上留着一盏残灯，临睡时忘记吹熄，所以余焰犹存。回忆梦中情景，也难索解，但想到乘龙上天，究竟是个吉兆，将来应运而兴，亦未可知，乃吹灯再寝。不意此次却未得睡熟，不消多时，便晨鸡四啼，窗前露白了。

裕起床炊爨，奉过继母早膳，自己亦草草进食，已觉果腹，便向继母稟白，往瞻父墓，继母自然照允。裕即出门前行，途次遇着—个堪舆先生，叫作孔恭，与裕略觉面善。裕乘机扳谈，方知孔恭正在游山，拟为富家觅地，当下随着同行，道出候山，正是裕父翹葬处。裕因家贫，为父筑坟，不封不树，只耸着—杞黄土，除裕以外，却是没人相识。裕戏语孔恭道：“此墓何如？”恭至墓前眺览—周，便道：“这墓为何人所葬，当是—块发王地呢。”裕诈称不知，但问以何时发贵？恭答道：“不出数年，必有征兆，将来却不可限量。”裕笑道：“敢是做皇帝不成？”恭亦笑道：“安知子孙不做皇帝？”彼此评笑—番，恭是无心，裕却有意，及中途握别，裕欣然回家，从此始有意自负，不过时机未至，生计依然，整日里出外劳动，不是卖履，就是斫柴；或见了飞禽走兽，也就射倒几个，取来充庖。

时当秋日，洲边芦荻萧森，裕腰佩弓矢，手执柴刀，特地驰赴新洲，伐荻为薪。正在俯割的时候，突觉腥风陡起，流水齐嘶，四面八方的芦苇，统发出一片秋声，震动耳鼓。裕心知有异，忙跳开数步，至一高涧上面，凝神四望，暮见芦荻丛中，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，头似巴斗，身似车轮，张目吐舌，状甚可怖。裕见所未见，却也未免一惊，急从腰间取出弓箭，用箭搭弓，仗着天生神力，向蛇射去，飐的一声，不偏不倚，射中蛇项，蛇已觉负痛，昂首向裕，怒目注视，似将跳跃过来，接连又发了一箭，适中蛇目分列的中央，蛇始将首垂下，滚了一周，蜿蜒而去，好一歇方才不见。裕悬空测量，约长数丈，不禁失声道：“好大恶虫，幸我箭干颇利，才免毒螫。”说至此，复再至原处，把已割下的芦荻，捆做一团，肩负而归。（汉高斩蛇，刘裕射蛇，远祖裔孙，不约而同。）次日，复往州边，探视异迹，隐隐闻有杵臼声，越加诧异，随即依声寻觅，行至榛莽丛中，得见童子数人，俱服青衣，围着一臼，轮流杵药。裕朗声问道：“汝等在此捣药，果作何用？”一童子答道：“我王为刘寄奴所伤，故遣我等采药，捣敷患处。”裕又道：“汝王何人？”童子复道：“我王系此地土神。”裕慨然道：“王既为神，何不杀死寄奴？”童子道：“寄奴后当大贵，王者不死，如何可杀？”裕闻童子言，胆气益壮，便呵叱道：“我便是刘寄奴，来除汝等妖孽，汝王尚且畏我，汝等独不畏我么？”童子听得刘寄奴三字，立即骇散，连杵臼都不敢携去。裕将臼中药一齐取归，每遇刀箭伤，一敷即愈。裕历得数兆，自知前程远大，不应长栖陇亩，埋没终身，遂与继母商议，拟投身戎幕，借图进阶。继母知裕有远志，不便拦阻，也即允他投军。

裕辞了继母，竟至冠军孙无终处，报名入伍。无终见他身材长大，状貌魁梧，已料非庸碌徒，便引为亲卒，优给军粮，未几即擢为司马。晋安帝隆安三年，会稽妖贼孙恩作乱，晋卫将军谢琰，及前将军刘牢之，奉命讨恩，牢之素闻裕名，特邀裕参军府事。裕毅然不辞，转趋入牢之营。牢之命裕率数十人，往侦寇踪，途次遇贼数千，即持着长刀，挺身陷阵，贼众多半披靡。牢之子敬宣，又带兵接应，杀得孙恩大败亏输，遁入海中。

既而牢之还朝，裕亦随返，那孙恩无所顾惮，复陷入会稽，杀毙谢琰。再经牢之东征，令裕往戍句章。裕且战且守，屡败贼军，贼众退去，恩复入海。嗣又北犯海盐，由裕移兵往堵，修城筑垒。恩日来攻城，裕募敢死士百人，作为前锋，自督军士继进，大破孙恩。恩转走沪渎，又浮海至丹徒。丹徒为裕故乡，闻警驰救，倍道趋至，途次适与恩相遇，兜头痛击。恩众见了裕旗，已先退缩，



更因裕先驱杀人，似生龙活虎一般，哪里还敢抵挡？彼逃此窜，霎时跑散。恩率余众走郁州。晋廷以裕屡有功，升任下邳太守。裕拜命后，再往剿恩。恩闻风窜去，自郁州入海盐，复自海盐徙临海，徒众多被裕杀死，所掳三吴男女，或逃或亡。临海太守辛景，乘势逆击，杀得孙恩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只好自投海中，往做水妖去了。（孙恩了。）

恩有妹夫卢循，神采清秀，由恩手下的残众，推他为主，于是一波才平，一波又起。荆州刺史桓玄，方都督荆、江八州军事，威焰逼人。安帝从弟司马元显，与玄有隙，玄遂举兵作乱，授卢循为永嘉太守，使作爪牙。安帝即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，征讨大都督，并加黄钺，调兵讨玄。遣刘牢之为先锋，裕为参军，即日出发。

行至历阳，与玄相值，玄使牢之族舅何穆来作说客，劝牢之倒戈附玄。牢之也阴恨元



显，意欲自作卞庄，姑与玄联络，先除元显，后再除玄，裕闻知消息，与牢之甥何无忌，极力谏阻，牢之不从。裕再嘱牢之子敬宣，从旁申谏，牢之反大怒道：“我岂不知今日取玄，易如反掌？但平玄以后，内有骠骑，猜忌益深，难道能保全身家么？”联络桓玄，亦未必保身。遂遣敬宣着降书，投入玄营。

玄收降牢之，进军建康。（即晋都。）元显毫无能力，奔入东府，一任玄军入城。玄遂派兵捕住元显，及元显党羽庾楷、张法顺，与谯王尚之，一并杀死，自称丞相，总百揆，都督中外。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，撤去兵权。牢之始惊骇道：“桓玄一入京城，便夺我兵柄，恐祸在旦夕了！”嗟何及矣。

敬宣劝牢之袭玄，牢之又虑兵力未足，不免迟疑。当下召裕入商道：“我悔不用卿言，为玄所卖，今当北至广陵，举兵匡扶社稷，卿肯从我否？”裕答道：“将军率禁兵数万，不能讨叛，反为虎伥，今桀桀得志，威震天下，朝野人情，已失望将军，将军尚能得广陵么？裕情愿去职，还居京口，不忍见将军孤危呢。”言毕即退。

牢之又大集僚佐，议据住江北，传檄讨玄。僚佐因牢之反复多端，都有去意，当面虽勉强赞成，及牢之启行，即陆续散去，连何无忌亦不愿随着，与裕密商行止。裕与语道：“我观将军必不免，君可随我还京口。玄若能守臣节，我与君不妨事玄，否则设法除奸，亦未为晚！”无忌点首称善，未与牢之告别，即偕裕同往京口去了。

牢之到了新洲，部众俱散，日暮途穷，投缢自尽。子敬宣逃往山阳，独刘裕还至京口，为徐兖刺史桓修所召，令为中书参军。可巧永嘉太守卢循，阳受玄命，阴仍寇掠，潜遣私党徐道覆，袭攻东阳，被裕探问消息，领兵截击。杀败道覆，方才回军。

既而桓玄篡位，废晋安帝为平固王，迁居寻阳，改国号楚，建元永始。桓修系玄从兄，由玄征令入朝。修驰入建业，裕亦随行。当时依人檐下，只好低头，不得不从修谒玄。玄温颜接见，慰劳备至，且语司徒王谧道：“刘裕风骨不常，确是当今人杰呢。”谧乘机献媚，但说是天生杰士，匡辅新朝，玄益心喜。每遇宴会，必召裕列座，殷勤款待，赠赐甚优。独玄妻刘氏，为晋故尚书令刘耽女，素有智鉴，尝在屏后窥视，见裕状貌魁奇，知非凡相，便乘间语玄道：“刘裕龙行虎步，瞻顾不凡，在朝诸臣，无出裕右，不可不加意预防！”玄答道：“我意正与卿相同，所以格外优待，令他知感，为我所用。”刘氏道：“妾见他器宇深沈，未必终为人下，不如趁早翦除，免得养虎貽患！”玄徐答道：“我方欲荡平中原，非裕不解为力，待至关陇平定，再议未迟。”刘氏道：“恐到了此时，已无及了！”玄终不见听，仍令修还镇丹徒。

修邀裕同还，裕托言金创疾发，不能步从，但与何无忌同船，共还京口。舟中密图讨逆，商定计画。既至京口登岸，无忌即往见沛人刘毅，与议规复事宜。毅说道：“以顺讨逆，何患不成？可惜未得主帅！”无忌未曾说出刘裕，唯用言相试道：“君亦太轻量天下，难道草泽中必无英雄？”毅奋然道：“据我所见，只有一刘下邳啰。”下邳见前。无忌微笑不答，还白刘裕。适青州主簿孟昶，因事赴都，还过京口，与裕叙谈，彼此说得投机。裕因诘昶道：“草泽间有英雄崛起，卿可闻知否？”昶答道：“今日英雄，舍公以外，尚有何人？”裕不禁大笑，遂与同谋起义。

裕弟道规，为青州中兵参军。青州刺史桓弘，为桓修从弟，裕因令昶归白道规，共图杀弘。且使刘毅潜往历阳，约同豫州参军诸葛长民，袭取豫州刺史刁逵。一面再致书建康，使友人王元德、辛熈兴、童厚之等，同作内应。自与何无忌用计图修，依次进行。看官听说，这是刘裕奋身建功的第一着！（画龙点睛。）小子有诗咏道：

发愤终为天下雄，不资尺土独图功。

试看京口成谋日，豪气原应属乃公。

欲知刘裕能否成功，容待下回续叙。

开篇叙一楔子，括定全书大意，且援李延寿史例，将隋朝归入北史，见地独高。及正传写入刘裕，历述符谶，俱系援引南史，并非向壁臆造。惟经妙笔演出，愈觉有声有色，足令人刮目相看。桓玄妻刘氏，鉴貌辨色，能知裕不为人下，劝玄除裕。夫蛇神尚不能害寄奴，何物桓玄，乃能置裕死地乎？但巾幗中有此慧鉴，不可谓非奇女子，惜能料刘裕而不能料桓玄。当桓玄篡位之先，不闻出言匡正，是亦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欤？惟晋事当具晋史，故于晋事从略，第于刘裕事从详云。

## 第二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

却说刘裕既商定密谋，遂与何无忌托词出猎，号召义徒。共得百余名，最著名的约二十余人，除何无忌、刘毅外，姓名如左：刘道怜（即刘裕弟。）魏咏之（咏之弟。）魏顺之（欣之弟。）檀凭之（檀祗弟。）檀道济（凭之叔。）檀范之（道济从兄。）檀韶（凭之从子。）刘藩（刘毅从弟。）孟怀玉（孟昶族弟。）向弥、管义之、周安穆、刘蔚、刘珪之（蔚从弟。）臧熹、臧宝符（熹从弟。）臧穆生（熹从子。）童茂宗、周道民、田演、范清这二十余人各具智勇，充作前队。何无忌冒充敕使，一骑当先，扬鞭入丹徒城，党徒随后跟入。桓修毫不觉察，闻有敕使到来，便出署相迎，无忌见了桓修，未曾问答，即拔出佩刀，把修杀死。随与徒众大呼讨逆，吏士惊散，莫敢反抗。刘裕也驰入府署，揭榜安民，片刻即定。当将桓修棺殓，埋葬城外。召东莞人刘穆之为府主簿，更派刘毅至广陵，嘱令孟昶刘道规，即日响应。

昶与道规，伪劝桓弘出猎，以诘旦为期。翌日昧爽，昶等率壮士数十人，佇待府署门前，一俟开门，便即驰入。弘方在啜粥，被道规持刀直前，劈破脑髓，死于非命。当即收众渡江，来会刘裕。

徐州司马刁弘，闻丹徒有变，方率文武佐吏，来至丹徒城下，探问虚实，裕登城伪语道：“郭江州已奉戴乘舆，反正寻阳，我等奉有密诏，诛除逆党，今日贼玄首级，已当晓示大航。诸君皆大晋臣，无故来此，意欲何为？”刁弘等信为真言，便即退去。

可巧刘道规、孟昶等自广陵驰至，众约千人，裕即令刘毅追杀刁弘。待毅归报，又令毅作书与兄，即遣周安穆持书入京，促令起事。原来毅兄刘迈留官建康，桓玄令迈为竟陵太守，整装将发。既得毅书，踌躇莫决。安穆见迈怀疑，恐谋泄罹祸，匆匆告归，连王元德、辛扈兴、童厚之等处也未及报闻。迈计无所出，意欲夤夜下船，赴任避祸。忽由桓玄与书，内言北府人情，未知何如？近见刘裕，亦未知彼作何状，须一一报明。此书寓意，乃俟迈抵任后，令他禀报。偏迈误会书义，还道玄已察裕谋，不得不预先出首。（这叫作贼胆心虚。）遂不便登舟，坐以待旦，一俟晨光发白，即入朝报玄。

玄闻裕已发难，不禁大惧，面封迈为重安侯。迈拜谢退朝，偏有人向玄潜迈，谓迈纵归周安穆，未免同谋。玄乃收迈下狱，并捕得王元德、辛扈兴、童厚之三人，与迈同日加刑。一面召弟桓谦，及丹阳尹卞范之等，会议拒裕，谦请从速发兵，玄欲屯兵覆舟山，坚壁



以待。经谦等一再固请，始命顿邱太守皇甫之，右卫将军皇甫敷，北遏裕军。

裕闻桓玄已经发兵，也锐意进取，自称总督徐州事，命孟昶为长史，守住京口。集得二州义旅，共千七百人，督令南下。且囑何无忌草檄，声讨玄罪。

无忌夜作檄文，为母刘氏所窥，且泣且语道：“我不及东海吕母，（王莽时人。）汝能如此，我无遗恨了！”（兄弟之仇，不可不报。）至无忌檄已草就，翌晨呈入。裕即令颁发远近，大略说是：

夫成败相因，理不常泰，狡焉肆虐，或值圣明。自我大晋，屡遭阳九，隆安以来，隆安为晋安帝嗣位时年号。国家多故，忠良碎于虎口，贞贤毙于豺狼。逆臣桓玄，敢肆陵慢，阻兵荆郢，肆暴郡邑。天未忘难，凶力繁兴，逾年之间，遂倾里祚，主上播越，流幸非所，神器沈辱，七庙毁坠。虽夏后之罹浞殪，有汉之遭莽卓，方之于玄，未足为喻。自玄篡逆，于今历年，亢旱弥时，民无生气，加以士庶疲于转输，文武困于版筑，室家分析，父子乖离，岂惟大东有杼轴之悲，漂梅有倾筐之怨而已哉！仰观天文，俯察人事，此而可存，孰为可亡？凡在有心，谁不扼腕？裕等所以椎心泣血，不遑启处者也，是故夕寐宵兴，搜奖忠烈，潜构崎岖，险过履虎，乘机奋发，义不图全。辅国将军刘毅，广武将军何无忌，镇北主簿孟昶，兖州主簿魏咏之，宁远将军刘道规，龙骧参军刘藩，振威将军檀凭之等，忠烈断金，精白贯日，荷戈奋袂，志在毕命。益州刺史毛璩，万里齐契，扫定荆楚。江州刺史郭昶之，奉迎主上，宫于寻阳。镇北参军王元德等，并率部曲，保据石头。扬武将军诸葛长民，收集义士，已据历阳。征虏参军庾颐之，潜相连结，以为内应。同力协规，所在蜂起，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城主桓修，青州刺史桓弘。义众既集，文武争先，咸谓不有统一，则事无以辑。裕辞不获命，遂总军要，庶上凭祖宗之灵，下罄义夫之力，翦馘逋逆，荡清京华。公侯诸君，或世树忠贞，或身荷爵宠，而并俯眉猾竖，无由自效，顾瞻周道，宁不吊乎！今日之举，良其会也。裕以虚薄，才非古人，受任于既颓之连，接势于已替之机，丹忱未宣，感慨愤激，望霄汉以永怀，盼山川以增伫，投檄之日，神驰贼廷。檄到如律令！

观檄中所载，如毛璩以下，多半是虚张声势，未得实情。郭昶之何曾反正，王元德并且被诛。就是诸葛长民，亦未能据住历阳，不过讹以传讹，也足使中土向风，贼臣丧胆。桓玄自刘裕起兵，连日惊惶，或谓裕等乌合，势必无成，何足深惧？玄摇首道：“刘裕为当世英雄，刘毅家无担石，樗蒲且一掷百万，何无忌酷似若舅，共举大事，怎得说他无成呢？”恐亦惭对令正。果然警报频来，皇甫之败死江乘，皇甫敷败死罗洛桥，那刘裕军中，只丧了一个檀凭之，进战益厉。玄急遣桓谦出屯东陵，卞范之出屯覆舟山西，两军共计二万人。裕至覆舟山东，令各军饱餐一顿，悉弃余粮，示以必死。刘毅持槩先驱，裕亦握刀继进，将士踊跃随上，驰突敌阵，一当十，十当百，呼声动天地。凑巧风来助顺，因风纵火。烟焰蔽天，烧得桓谦、卞范之两军，统变成焦头烂额，与鬼为邻。桓谦、卞范之，后先骇奔，裕复率众力追，数道并进。玄已料裕军难敌，先遣殷仲文具舟石头，为逃避计。至是接桓谦败耗，忙令子升策马出都，至石头城外下舟，浮江南走。裕得乘胜长驱，直入建康。

京中已无主子，由裕出示安民，且恐都人惶惑，徙镇石头城，立留台，总百官，毁去桓氏庙主，另造晋祖神牌，纳诸太庙。更遣刘毅等追玄，并派尚书王嘏，率百官往迎乘輿。一面收诛桓氏宗族，使臧熹入宫，检收图籍器物，封闭府库。司徒王谧本系桓玄爪牙，玄篡位时，曾亲解安帝玺绶，奉玺授玄。当时大众目为罪魁，劝裕诛谧，偏裕与谧有旧，少年孤贫时，尝由谧代裕偿债，至此不忍加诛，仍令在位。（未免因私废公。）谧又向裕贡谋，愿推裕领扬州军事。裕一再固辞，令谧为侍中，领扬州刺史，录尚书事，谧更推裕都督八州，（扬、徐、兖、豫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。）兼徐州刺史，裕乃受任不辞。令刘毅为青州刺史，何无忌

为琅琊内史，孟昶为丹阳令，刘道规为义昌太守，所有军国处分，均委任刘穆之。仓猝立办，无不允惬。

惟诸葛长民愆期未发，谋泄被执，刁逵尚未得建康音信，把长民羁入槛车，派使解京。途次闻桓玄败走，建康已为刘裕所据，那使人乐得用情，即将长民放出，还趋历阳。历阳军民，乘机起事，围攻刁逵。逵溃围出走，凑巧遇着长民，兜头截住，再经城中兵士追来，任你刁逵如何逞刁，也只好束手受缚，送入石头，饮刀毕命！

桓玄逃至寻阳，刺史郭昶之，供玄乘舆法物，（可见刘氏前次檄文，纯系虚声。）玄仍自称楚帝，威福如故。嗣闻刘毅等率军追来，将到城下，玄又惊惶失措，急遣部将庾雅祖、何澹之堵住湓口，自挟一主（即晋安帝。）二后，（一系穆帝后何氏，一系安帝后王氏。）西走江陵。刘毅与何无忌、刘道规诸将，至桑落洲，大破何澹之水军，夺湓口，拔寻阳，遣使报捷。刘裕因安帝西去，乃奉武陵王司马遵为大将军，入居东宫，承制行事。再饬刘毅等西追桓玄。

玄至江陵，收集荆州兵，有众二万，复挟安帝东下。行抵峥嵘洲，正值刘毅各军，扬帆前来。刘道规望玄船，麾众先进，刘毅、何无忌，鼓棹随行。此时正是仲夏天气，西南风吹得甚劲，道规乘风纵火，毅等亦助薪扬威，烧得长江上下，烟雾迷濛。玄所督领诸战舰，多半被焚，部卒大乱。玄慌忙改乘小舟，仍将安帝挟去，遁还江陵。

部将殷仲文叛玄降刘，奉晋二后还京。玄再返江陵，人情离叛，没奈何乘夜出奔，欲往汉中。南郡太守王腾之，荆州别驾王康产，奉安帝入南郡府，寻迁江陵。

益州刺史毛璩有侄修之，为玄屯骑校尉，诱玄入蜀。玄依言西行，至枚回洲，适上流来了丧船数艘，船首立着一员卫弁，与修之打了一个照面，便厉声呼道：“来船中有无逆贼？”修之不答，桓玄却颤声说道：“我是当今新天子，何处盗贼，敢来妄言！”此时还想称帝，太不自量。道言未绝，那对船上又跳出二将，拈弓搭矢，飞射过来，玄臂人万盖、丁仙期，挺身蔽玄，俱被射倒。玄正在惊惶，突有数人持刀跃入，为首的正是对船卫弁。便骇问道：“汝等何人？敢犯天子！”卫弁即应声道：“我等来杀天子的贼臣！”说至此，即用刀劈玄，光芒一闪，玄首分离。看官道卫弁为谁？原来是益州督护冯迁。

益州毛璩有弟毛璠，为宁州刺史，在任病歿。璩使兄孙祐之，及参军费恬，扶柩归葬，并派冯迁护丧。恰巧中流遇着玄船，由修之传递眼色，便一齐动手，杀死贼玄。看官不必细问，就可知对船发矢的二将，便是费恬、毛祐之了。冯迁既枭玄首，执住玄子桓升，杀死玄族桓石康、桓浚，令毛修之赍献玄首，及槛解桓升，驰诣江陵。安帝封毛修之为骠骑将军，诛升东市，下诏大赦，惟桓氏不原。

玄从子桓振，逃匿华容浦中，招聚党徒，得数千人，探得刘毅等退屯寻阳，即袭击江陵城。桓谦亦匿居沮川，纠众应振。江陵城内，只有王腾之、王康产二人守着，士卒无多，径被两桓掩入。腾之、康产战死。安帝尚寓居江陵行宫，振持刀进见，意欲行弑。还是桓谦





驰入劝阻，方才罢手，下拜而出。为玄举哀发丧，谦率百官朝谒安帝，奉还玺绶，所有侍御左右，一律撤换，改用两桓党羽，乘势攻取襄阳等城。

刘毅等还居寻阳，总道是元凶就戮，逆焰消除，可以高枕无忧，哪知死灰复燃，复有两桓余孽，袭取江陵。急忙令何无忌、刘道规二将，进讨两桓。师至马头，已由桓谦派兵扼住。两下里杀了一场，谦众败退。无忌、道规，直趋江陵。桓振令党徒冯该，设伏杨林，自率众逆战灵溪，无忌恃胜轻进，被贼军两路杀出，冲断阵势，大败奔还。幸亏刘敬宣聚粮缮船，接济无忌、道规，复得成军，蹶而复振。

敬宣即刘牢之子，前时逃往山阳，拟募兵讨玄，未克如愿。再往南燕乞师，南燕主慕容德，不肯发兵。敬宣潜结青州大族，及鲜卑豪酋，谋袭燕都，事泄还南。时玄已败死，走归刘裕，裕令为晋陵太守，寻又迁授江州刺史。他因刘毅等讨玄余党，所以筹备舟械，随时接应。（补笔不漏。）

无忌、道规得此一助，再进兵夏口。毅亦督军随进，攻入鲁城。道规亦拔偃月垒，复会师进克巴陵。号令严整，沿途无犯，再鼓众至马头。桓振挟安帝出屯江津，遣使请和，求割江、荆二州，奉还天子。（以皇帝为交换品，却是奇闻。）毅等不许。会南阳太守鲁宗之，起兵袭襄阳，振还军与战，留桓谦、冯该守江陵。谦遣该守豫章口，为毅等击败，谦弃城遁走。毅等驰入江陵，擒住逆党卞范之等，一并枭斩。

安帝时在江陵，未被桓振挟去。毅得入行宫谒帝，由帝面加慰劳，一切处置，悉归毅主持。毅正拟追剿两桓，适振回救江陵，在途闻城已失守，众皆骇散，振亦只好逃匿涪州。既而召集散众，复袭江陵，为将军刘怀肃所闻，伏兵邀击，一鼓诛振。振为桓氏后起悍将，至此毙命，桓氏遗孽垂尽，惟桓谦等奔入后秦。

安帝改元义熙。再下赦书，除桓谦等不赦外，独赦桓冲孙胤，徙居新安，令存桓冲宗祀，保全功臣一脉。（冲系桓玄叔父，有功晋室，封丰城公，详见《两晋演义》。）刘裕闻报，使刘毅、刘道规留屯夏口，命何无忌奉帝东归。安帝乃自江陵启玺，还至建康。百官诣阙待罪，有诏令一并复职。授琅玕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，武陵王司马遵为太保，且封赏功臣，首刘裕，次及刘毅、何无忌、刘道规。诏敕有云：

朕以寡昧，遭家不造，越自遘闵，属当屯极。逆臣桓玄，垂衅纵慝，穷凶恣虐，滔天猾夏，诬罔神人，肆其篡乱，祖宗之基既湮，七庙之飨胥殄，若坠渊谷，未足斯譬。皇度有晋，天纵英哲，都督扬、徐、兖、豫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江九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、青二州刺史刘裕，忠诚天亮，神武命世，用能贞明协契，义夫向臻，故顺声一唱，二溟卷波，英风振路，宸居清翳。冠军将军刘毅，辅国将军何无忌，振武将军刘道规，舟旗遄迈，而元凶传首，回戈叠挥，则荆汉雾廓。俾宣元之祚，永固于嵩岱，倾基重造，再集于朕躬。宗庙歆七百之祐，皇基融载新之命。念功惟德，永言铭怀，固已道冠开辟，独绝终古，书契以来，未之前闻矣。虽则功高靡尚，理至难文，而崇庸命德，哲王攸先者，将以弘道制治，深关盛衰，故伊望膺殊命之锡，桓文饗备物之礼，况宏征不世，顾邈百代者，宜极名器之隆，以光大国之盛。而镇军谦虚自衷，诚旨屡显，朕重逆仲父，乃所以愈彰德美也。镇军可进位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使持节徐、青二州刺史如故。显祚大邦，启兹疆宇，特此诏闻！

这诏下后，裕上表固辞。再加录尚书事，裕又不受，且乞请归藩。安帝不允，遣百僚敦劝，裕仍然固让，入朝陈情，愿就外镇，乃改授裕都督荆、司、梁、益、宁、雍、凉七州，并前十六州诸军事，仍守本官，裕始受命，还镇丹徒。封刘毅为左将军，何无忌为右将军，分督豫州、扬州军事，刘道规为辅国将军，督淮北诸军事。余如并州刺史魏咏之以下，皆加官进爵有差。

先是刘毅尝为刘敬宣参军，时人推毅为雄杰，敬宣道：“有非常的材具，必有非常的度量，此君外宽内忌，夸己轻人，设使一旦得志，亦恐以下陵上，自取危祸呢。”为后文刘裕杀毅张本。裕闻敬宣言，尝引以为憾。及得授方镇，遂使人白刘裕道：“敬宣未与义举，授为郡守，已觉过优，擢置江州，更足令人骇惋，恐猛将劳臣，不免因此懈体呢。”裕迟迟不发。敬宣得知消息，心不自安，乃表请解职，因召还为宣城内史。刘毅再与何无忌，分道出讨桓玄余党，所有桓亮、符玄等小丑，一概诛灭，荆、湘、江、豫皆平。晋廷命毅都督淮南五郡，兼豫州刺史。何无忌都督江东五郡，兼会稽内史。毅自是益骄，免不得目空一切，有我无人了。小子有诗叹道：

平矜释躁始成才，器小何堪任重来！

古有一言须记取，谦能受益满招灾。

过了一年，追叙讨逆功绩，又有一番封赏，待小子下回说明。

桓玄一乱，而刘裕即乘九而起，是不啻为渊驱鱼，为丛驱雀，玄死而裕贵，玄固非鸱即鸢也。大抵枭桀之崛起，其始必有绝大之功业，足以耸动人心，能令朝野畏服，然后可以任所欲为，潜移国祚于无形。莽懿之徒，无不如是。裕为莽懿流亚，有玄以促成之，玄何其愚，裕何其智耶！至于安帝返驾，封赏功臣，裕为功首，而再三退让，成功不居。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”我读此诗，我更有以窥刘裕矣。

### 第三回 伐燕南冒险成功 捍东都督兵御寇

却说晋安帝复辟逾年，追叙讨逆功绩，封刘裕为豫章郡公，刘毅为南平郡公，何无忌为安成郡公。（一国三公，恐刘裕未免介介。）此外亦各有封赏，不胜枚举。独殷仲文自负才望，反正后欲入秉朝政，因为权臣所忌，出任东阳太守，心下很是快快。何无忌素慕仲文，贻书慰藉，且请他顺道过谈。仲文复书如约，不意出都赴任，心为物役，竟致失记。无忌伫候多日，并不见到，遂心疑仲文薄己，伺隙报怨。适南燕入寇，刘裕拟督军出讨，无忌即向裕致书道：“北虏尚不足忧，惟殷仲文、桓胤，实系心腹大病，不可不除。”裕心以为然。会裕府将骆球谋变，事发伏诛，裕因谓仲文及胤，与球通谋，即捕二人入京，并加夷诛。（已露锋芒。）

司徒兼扬州刺史王谧病歿，资望应由裕继任。刘毅等已是忌裕，不欲他人入朝辅政，乃拟令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。或恐裕出来反对，谓不如令裕兼领扬州，以内事付孟昶。安帝不能决议，特遣尚书右丞皮沈驰往丹徒，以二议谘裕。（用人必须下问，大权已旁落了。）沈先见裕记室刘穆之，具述朝议。穆之伪起如厕，潜入白裕，谓皮沈二议，俱不可从。裕乃出见皮沈，支吾对付，暂令出居客舍，复呼穆之与商。穆之道：“晋政多阙，天命已移，公匡复皇祚，功高望重，难道可长作藩将么？况刘、孟诸公，与公同起布衣，倡立大义，得取富贵，不过因事有先后，权时推公，并非诚心敬服，素存主仆的名义，他日势均力敌，终相吞噬。扬州为国家根本，关系重大，如何假人？前授王谧，已非久计，今若复授他人，恐